



損益利害禍
福之類相為
倚伏是非功
罪毀譽之相
反亦天下至
理唯心之至
明若能識之
通篇不外此
意
四智字本或皆作
知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八

漢河東高誘注

人間訓

人間之事吉凶之中微得失之端反存亡之幾也故曰人間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自養不勃。知事之制。其舉錯不惑。發一端。散無竟。周八極。總一筦。謂之心。見本而知末。觀指而睹歸。執一而應萬。握要而治詳。謂之術。居智所為。行智所之事。智所秉。動智所由。謂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輦。志錯之後而不軒。內之尋常而不塞。布

三德堂

藏書

穴字當作空
式在反

福福損益等
類莫不起于
微小

之天下而不窳。是故使人高賢稱譽已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已者，心之罪也。夫言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邇者，不可禁於遠。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也。千里之隄，以螻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突竈也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蛭，蹟蹟也是故人皆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由病者已倦而索良醫也。倦劇也雖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俞跗黃帝時醫夫禍之來也，人自生之。

福之來也。人自成之。禍與福同門，利與害為鄰。非

神聖人莫之能分。凡人之舉事，莫不先以其知規

慮揣度。揣商量也而後敢以定謀。其或利或害，此愚

智之所以異也。曉自然以為智，知存亡之樞機，禍

福之門戶，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也。使

知所為是者，事必可行。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是

故知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

百事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

難者成。是故不可不慎也。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

能明于此三者則能識損益利害禍福之操夫

寵一危也。才下而位高。一危也。身無大功而有厚

祿。二危也。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

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既勝晉於河雍之間。莊王敗晉荀林父之師於邲。邲歸而封孫叔敖。辭而不受。病疽將死。

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女必讓肥饒之地。

而受沙石之間。有寢丘者。其地确學石而名醜。寢丘

今汝南固始地。前有邱谷。後有莊丘。名醜。荆人鬼也。好鬼。越人機也。機祥人。

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

子辭而不受。請有寢之丘。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

爵祿。唯孫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何謂益

之而損。昔晉厲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

兵橫行天下。而無所繚。繚。屈也。威服四方。而無所

詘。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驕。淫侈無度。暴虐萬

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戮殺大臣。親近

導諛。明年出遊。匠驪氏。樂書中行。偃劫而幽之。樂書

中行。偃皆大夫。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夫戰

勝攻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

身死國亡。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之請

无功受財

有復之丘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合諸侯於嘉陵所以身死於匠驪氏也。衆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唯聖人知病之爲利。知利之爲病也。夫再實之木根必傷。掘藏之家必有殃。掘藏謂發冢得伏以言大利而反爲害也。張武教智伯奪韓魏之地而擒於晉陽。張武智伯臣也擒於晉陽爲趙襄子所殺申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申叔時楚大夫莊王滅陳已乃復之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歎曰。益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害之乃

陽虎季氏之臣也陽虎季氏專魯國也

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陽虎爲亂於魯魯君令人閉城門而捕之得者有重賞失者有重罪。圍三匝而陽虎將舉劔而伯頤。伯也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深遠也我將出子。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劔提戈而走。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袂薄腋。祛袂也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反也爲之蒙死被罪而乃反傷我宜矣其有此難也。魯君聞陽虎失大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爲傷者受大賞而不傷者被

卷之八 附錄

重罪此所謂害之而反利者也何謂欲利之而反

害之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戰酣晉人晉厲公也恭王

傷而休晉人射恭王中目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奉

酒而進之豎小使也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

不能絕於口遂醉而卧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司馬

子反辭以心痛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而聞酒臭

恭王大怒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不穀不祿也人君謙以自稱也

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亡楚國之社稷

而不率吾眾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而去

之斬司馬子反為僂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欲禍

子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足以殺之此所謂

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夫病溫而強之食病渴而

飲之寒此眾人之所以為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為

病也說於目說於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道者

之所辟也故聖人先忤而後合眾人先合而後忤

有功者人臣之所務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

有功而見疑或有罪而益信何也則有功者離恩

義有罪者不敢失仁心也魏將樂羊攻中山樂羊文侯

聖人與人不同唯其神明也

卷之八 附錄

將其子執在城中。城中縣其子以示樂羊。樂羊曰：君臣之義，不得以子為私。攻之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鼎羹與其首，樂羊循而泣之，曰：是吾子也。為使者跪而啜三杯，使者歸報中山曰：是伏約死節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為魏文侯大開地，有功自此之後，日以不信。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也。何謂有罪而益信？孟孫獵而得麇，孟孫魯大夫使秦西巴持歸烹之，麇母隨之而號。秦西巴弗忍，縱而予之。孟孫歸求麇安在，秦西巴對曰：其母隨而號，臣

誠弗忍，竊縱而予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為子傅。左右曰：秦西巴有罪於君，今以為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一麇而不忍，又何況於人乎？此謂有罪而益信者也。故趨舍不可不審也。此公孫鞅之所以抵罪於秦而不得入魏也。秦君為秦伐魏，鞅魏人，不入也。功非不大也。然而累足無所踐者，不義之故也。事或奪之而反與之，或與之而反取之，智伯求地於魏，宣子宣子弗欲與之，任登曰：智伯之強，威行於天下，求地而弗與，是為諸侯先受

禍也不若與之。宣子曰：求地不已，為之奈何？任登曰：與之使喜，必將復求地於諸侯。諸侯必植耳。植耳，言踈耳也。與天下同心而圖之一心，所得者非直吾所亡也。魏宣子裂地而授之，又求地於韓康子。韓康子不敢不予，諸侯皆恐，又求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於是智伯乃從韓魏圍襄子於晉陽。三國通謀，擒智伯而三分其國。此所謂奪人而反為人所奪也。何謂與之而反取之？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遺虞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虞公惑於璧與

宮也奇虞臣也

馬而欲與之道。宮之奇諫曰：不可。夫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虞之與虢，相恃而勢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遂克之。荀息，晉大夫。還反伐虞，又拔之。此所謂與之而反取者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其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郊祭天，望祭日月，星辰山川也。禘嘗祭宗廟也。非求福於鬼神也。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

脩水爲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
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慎，弊教以君臣之義，父子
之親，夫妻之辯，長幼之序，田野不脩，民食不足，后
稷乃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
故三后之後，無不王者。夏后謂有陰德也。周室衰，
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世，其後繼嗣至
今不絕者，有隱行也。秦王趙政兼吞天下而已。趙
始皇生於趙，故名趙政。智伯侵地而滅，商鞅支解，李斯車裂。
李斯爲秦相，趙高謀之，二世車裂之。三代種德而王，齊桓繼絕而霸。

上蔡人也

故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昔者宋人好善
者，三世不解。家無故而黑牛生，白犢以問先生。先
生曰：此吉祥，以饗鬼神。先生凡先人生者，也以饗
也。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
復使其子以問先生。其子曰：前聽先生言而失明，
今又復問之，柰何？其父曰：聖人之言，先忤而後合，
其事未究，固試往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先生。先生
曰：此吉祥也。復以饗鬼神，歸致命其父。其父曰：行
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

淮南子解

宋圍其城。楚莊王時圍宋九月也。當此之時，易子而食，析骸

而炊，丁壯者死，老病童兒皆上城，牢守而不下。楚

王大怒，城已破，諸城守者皆屠之。此獨以父子盲

之故得無乘城軍罷圍解，則父子俱視。視復明也。夫禍

福之轉而相生，其變難見也。近塞上之人，有善術

者，馬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

為福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

父曰：「此何遽不能為禍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

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不遽為福乎？居

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引絃而戰，近塞之人死

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故福之為禍，禍

之為福，化不可極，深不可測也。或直於辭而不害

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者，高陽魍

或曰高陽魍，宋大夫。將為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木尚

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材任重塗，今雖成，後必

敗。高陽魍曰：「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乾則益輕，以

勁材任輕塗，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窮於辭，無以對

受令而為室，其始成，均高貌。然善也。而後果敗。

圭百鳥只解

志疑當作制

此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何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合於實。靖郭君將城薛。靖郭君齊威王子也。封於薛。賓客多止之。弗聽。靖郭君謂謁者曰：無為賓通言。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道三言而已。過三言請烹。郭君聞而見之。賓趨而進，再拜而興，因稱曰：海大魚則反走，靖郭君止之曰：願聞其說。賓曰：臣不敢以死為熙。熙戲也。靖郭君曰：先生不遠道而至此，為寡人稱之。賓曰：海大魚網弗能止也，釣弗能牽也，蕩而失水，則螻蟻皆得志焉。今夫齊君之淵也，君失齊

則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至不城薛。此所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得事實者也。夫以無城薛止城薛，其於以行說，乃不若海大魚。故物或遠之而近，或近之而遠，或說聽計當而身疏，或言不用計不行，而益親，何以明之。三國伐齊，圍平陸。三國，魏、趙、韓也。括子以報於牛子，曰：三國之地不接於我，踰隣國而圍平陸，利不足貪也。然則求名於我也。請以齊侯往，牛子以為善。括子出，無害子入。齊臣牛子以括子言告無害子，無害子曰：異乎！臣之所聞，牛子

莊周鳥與解

周川

司

曰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謂貴智。無害子曰。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聞殺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爲封疆者。牛子不聽。無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計。三國之兵罷。而平陸之地存。自此之後。括子曰以䟽。無害子曰以進。故謀患而患解。圖國而國存。括子之智得矣。無害子之慮無中於策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於君。有義行也。今人待冠而飾首。待履而行地。冠履之於人也。寒不能煖。風不能障。暴不能蔽也。然而冠冠履履者。

其所自託者然也。夫咎犯戰勝城濮。而雍季無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賞。而咎犯後存者。其言有貴者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百言百當。不如擇趨而審行也。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後賞。何以明之。昔晉文公將與楚戰。城濮。問於咎犯曰。爲柰何。咎犯曰。仁義之事。君子不厭。忠信戰陳之事。不厭詐僞。君其詐之而已矣。辭咎犯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獵。愈多得獸。後必無獸。以詐僞遇人。雖愈利。後亦無復。君其正之而已矣。於是不聽雍季之

計。而用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大破之。還歸。賞有功者。先雍季。而後咎犯。左右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行賞。先雍季。何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利也。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智伯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水而灌之。城下緣木而處。縣釜而炊。襄子謂張孟談曰。城中力已盡。糧食匱乏。大夫病。爲之奈何。張孟談曰。亡不能存。危弗能安。無爲貴。智士臣請試潛行。見韓魏之君。而約之。乃見韓之君。

說之曰。臣聞之。脣亡而齒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君爲之次矣。不及今而圖之。禍將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爲人也。粗中而少親。我謀而泄事。必敗。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言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相死。君其圖之。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張孟談乃報襄子。至其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伯。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伯軍。殺其身。而三分其國。襄

子乃賞有功者。而高赫為賞首。羣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談之功也。而赫為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也，寡人國家危，社稷殆，羣臣無不有驕侮之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禮。吾是以先之。由此觀之，義者人之大本也。雖有戰勝存亡之功，不如行義之隆。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人。或有罪而可賞也，或有功而可罪也。西門豹治鄴，西人明數言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

豹文侯臣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

曰：翟璜任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不能將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國富庫。今王欲為霸王者也，臣故稽積於民。君以為不然，臣請升城鼓之。一鼓，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一鼓，民被甲括矢。甲鎧也，操兵括箭也。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至。輦，擔也。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八城，臣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此有罪而可賞者也。解

淮南子卷之九

扁為東封解扁魏臣治東封者上計而入三倍有司請賞之

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衆也入何以

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鬻之

文侯曰民春以力耕暑以強耘秋以收歛冬間無

事以伐林而積之負輓而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

息也民以弊矣雖有三倍之入將焉用之此有功

而可罪也者賢主不苟得忠臣不苟利何以明之中

行穆伯攻鼓弗能下中行穆伯晉大夫鼓北翟餽聞倫曰鼓之

嗇夫聞倫知之餽聞倫晉人也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

注北翟一本作白翟

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

得也君奚為弗使穆伯曰聞倫為人佞而不仁若

使聞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

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為佞雖得鼓將何

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廣地也得地不取者見其本

而知其末也秦穆公使孟盟舉兵襲鄭孟盟伯里

明作過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蹇他蹇他弦高之黨相與謀

曰師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其勢必襲鄭凡襲

國者以為無備也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

淮南子卷之九

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之三宰相與謀三率秦將

西曰凡襲人者以為弗知今已知之矣守備必固

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擊之先軫晉大夫也

大破之殺鄭伯乃以存國之功賞弦高弦高辭之

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為國而無信是敗

俗也賞一人敗國俗仁者弗為也以不信得厚賞

義者弗為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故仁者

不以欲傷生知者不以利害義聖人之思脩愚人

之思發發短也音替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諂臣者務廣

君之地何以明之陳夏徵舒弑其君楚莊王伐之

陳人聽令莊王以討有罪遣卒戍陳戍守也欲有陳也大

夫畢賀申叔時使於齊反還而不賀莊王曰陳為

無道寡人起九軍以討之征暴亂誅罪人羣臣皆

賀而子獨不賀何也申叔時曰牽牛蹊車之田田

主殺其人而奪之牛罪則有之罰亦重矣今君王

以陳為無道興兵而攻因以誅罪人遣人戍陳諸

侯聞之以王為非誅罪人也貪陳國也蓋聞君子

不棄義以取利王曰善乃罷陳之戍立陳之後諸

侯聞之。皆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德者也。張武爲智伯謀曰。張武晉人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離心。可伐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滅之矣。又教智伯求地於韓魏。趙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與。乃率韓魏而伐趙。圍之。晉陽三年。三國陰謀同計。以擊智氏。遂滅之。此務爲君廣地者也。夫爲君崇德者。霸。爲君廣地者。滅。故千乘之國。行文德者王。湯武是也。萬乘之國。好廣地者亡。智伯是也。非其事者。勿仍也。非其名者。勿就也。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

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夫就人之名者。廢。仍人之事者。敗。無功而大利者。後將爲害。譬猶緣高木而望四方也。雖愉樂哉。然而疾風至。未嘗不恐也。患及身。然後憂之。六驥追之。弗能及也。是故忠臣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爲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爵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其所不能者。與之。勿喜也。辭所能則匿。欲所不能則惑。辭所不能而受。所能則得。無損墮之勢。而無不勝之任矣。昔者智伯驕伐。范中行而克之。又劫韓魏之君。而割其地。尚

以為未足。遂興兵伐趙韓魏。反之。軍敗晉陽之下。身死高梁之東。頭為飲器。國分為三。為天下笑。此不知足之禍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脩久。此之謂也。或譽人而適足以敗之。或毀人而乃反以成之。何以知其然也。費無忌復於荆平王。費無忌楚臣復白也。曰。晉之所以霸者。近諸夏也。近諸夏國在諸夏也。而荆之所以不能與之爭者。以其僻遠也。楚王若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北方。王自收其南。是得天下也。楚王執之。因命太

子建守城父。命伍子奢傳之。居一年。伍子奢遊人

於王側。伍子奢遺說於王之左側。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

王以告費無忌。無忌曰。臣固聞之。太子內撫百姓。

外約諸侯。齊晉又輔之。將以害楚。其事已構矣。王

曰。為我太子。又尚何求。曰。以秦女之事。怨王。王因

殺太子建。而誅伍子奢。此所謂見譽而為禍者也。

何謂毀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陳駢子於齊威王。唐子

齊大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嘗君聞之。使人以車迎之。至而養以芻豢黍粱五味。

之膳。日三至。冬日被裘。剡計夏日服絺。紵。出則乘
牢車。駕良馬。孟嘗君問之曰。夫子生於齊。長於齊。
夫子亦何思於齊。對曰。臣思夫。唐子者。孟嘗君曰。
唐子者。非短子者耶。曰。是也。孟嘗君曰。子何爲思
之。對曰。臣之處於齊也。糲粢之飯。藜藿之羹。冬日
則寒凍。夏日則暑傷。自唐子之短臣也。以身歸君。
食芻豢。飯黍粢。服輕煖。乘牢良。臣故思之。此謂毀
人而反利之者也。是故毀譽之言。不可不審也。或
貪生而反死。或輕死而得生。或徐行而反疾。何以

知其然也。魯人有爲父報讐於齊者。剡其腹而見
其心。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步
馬。顏色不變。其御欲驅。撫而止之曰。今日爲父報
讐。以出死。非爲生也。今事已成矣。又何去之。追者
曰。此有節行之人。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使被衣
不暇。帶冠不及正。蒲伏而走。上車而馳。必不能自
免於千步之中矣。今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
出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此衆人所以爲死也。
而乃反以得活。此所謂徐而馳。遲於步也。夫走者

前幾段皆此
忘也後又是
一意見得神
聖人能知此
道

人之所以為疾也。步者人之所以為遲也。今反乃以人之所為遲者。反為疾。明於分也。有知徐之為疾。遲之為速者。則幾於道矣。故黃帝亡其玄珠。使離朱捷剡索之。離朱明目捷剡疾利搏善而弗能拾於物二人皆黃帝臣也得之也。於是使忽悅而後能得之。忽悅黃帝臣也忽悅善亡之人聖人敬小慎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射象也禍乃不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與。知者同功。夫爨火在縹煙之中也。一指之之所能息也。塘漏若鼷穴。一撲之所能塞也。及至

一本水上有而字

宰予孔子弟子
子仕于齊

火之燔孟諸而炎雲臺。孟諸宋大澤雲臺高至雲也水決九江而漸荊州。雖起三軍之眾。弗能救也。夫積愛成福。積怨成禍。若癰疽之必潰也。所浼者多矣。浼汚諸也御鞅復於簡公。諸御鞅齊臣簡公齊君曰。陳成常宰予二子者。甚相憎也。臣恐其構難而危國也。君不如去一

人。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成常果攻宰予於庭中。而弒簡公於朝。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魯季氏與郈氏鬪雞。季氏郈氏皆魯大夫郈氏介其雞。介以芥菜塗也而季氏為之金距。金距施金也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

怒因侵邱氏之宮而築之邱昭伯怒傷之魯昭公

曰禱於襄公之廟舞者二人而已時魯禱先君襄公六佾之舞庭

者凡二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無道無上义矣

弗誅必危社稷公以告子家駒子家駒魯大夫子家駒曰

季氏之得衆三家為一三家孟氏未孫季氏其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

昭公弗聽使邱昭伯將卒以攻之仲孫氏季孫氏

相與謀曰無季氏死亡無日矣遂興兵以救之邱

昭伯不勝而死魯昭公出奔齊故禍之所從生者

始於雞足及其大也至於亡社稷故蔡女蕩舟齊

季孫氏疑誤當為未孫氏

足道藏本作定當从定氏倭反題也

師大侵楚齊桓公與蔡姬乘舟姬蕩舟公懼止之公怒歸之蔡蔡人嫁之公伐楚至召陵

而勝兩人構怨廷殺宰予簡公遇殺身死無後陳

氏代之齊乃無呂兩家鬪雞季氏金距邱公作難

魯昭公出走故師之所處生以棘楚楚大禍生而

不蚤滅若火之得燥水之得濕浸而益大癰疽發

於指其痛遍於體故蠹啄剖梁柱蠹蚩走牛羊此

之謂也人皆務於救患之備而莫能知使患無生

夫使患無生易於救患而莫能加務焉則未可與言術也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君欲見其骭脇使之

曾所謂術者至此方露

傷毀諧也

且字一本作巨
屬上讀

祖而捕魚。釐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從者三人
皆霸王之佐也。三人謂狐偃、趙衰、胥臣。遇之無禮。必為國憂。
君弗聽。重耳反國。起師而伐曹。遂滅之。身死人手。
社稷為墟。禍生於祖而捕魚。齊楚欲救曹。不能存
也。聽釐負羈之言。則無亡患矣。今不務使患無生。
患生而救之。雖有聖知。弗能為謀。且患禍之所由
來者。萬端無方。是故聖人深居以避辱。靜安以待
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戶。妄動而絀羅網。雖曲為
之備。何足以全其身。譬猶失火而鑿池。被裘而用

道藏本負下有何字當
从之增入下句盜遠無從
入盜下亦當有何字道藏
本亦无有自是誤脫

一本作巨 且字一本亦作巨屬上為句

也。且塘有萬穴。塘提也。言隄塞其一。魚遠無由

出室有百戶。閉其一。盜遠無從入。夫牆之壞也。於

隙。劍之折。必有齧。齧缺也。聖人見之蚤。故萬物莫能

傷也。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子朱子國皆楚大夫。令尹

子國啜羹而執。投卮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

官而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

子朱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郎

尹而笞之。三百。郎尹主郎官之尹也。夫仕者先避之。見終始

微矣。夫鴻鵠之未孚於卵也。一指箴之。則靡而無

徜徉道藏本作析惕一本作彷彿

洞庭杜辰沙石城杜月陽

形矣。及至其筋骨之已就而羽翮之所成也。則奮翼揮獵也。獵六翮之未也。獵音慧。凌乎浮雲。背負青天。膺摩赤霄。赤霄飛也。雲也。翱翔乎忽荒之上。徜徉乎虹蜺之間。雖有勁弩利矰。微繳蒲且子之巧。亦弗能加也。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撻裳而越也。及至乎下洞庭。驚石城。經丹徒。起波濤。舟杭一日不能濟也。是故聖人者。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思慮於成事之內。是故患禍弗能傷也。人或問孔子曰。顏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賓白曰。二人皆賢夫子。而為夫子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為也。孔子知所施之也。秦牛缺徑於山中。牛缺。隱士也。而遇盜。奪之車馬。解其橐笥。拖其衣被。拖。奪也。盜還反顧之。無懼色。憂志驩然。有以自得也。盜遂問之曰。吾奪子財貨。劫子以刃。而志不動。何也。秦牛缺曰。車馬所以載身也。衣被所以揜形也。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

拖疑當為攄

聖人者常從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思慮於成事之內是故患禍弗能傷也人或問孔子曰顏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如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賓白曰二人皆賢夫子而為夫子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一道丘弗為也孔子知所施之也秦牛缺徑於山中牛缺而遇盜奪之車馬解其橐笥拖其衣被盜還反顧之無懼色憂志驩然有以自得也盜遂問之曰吾奪子財貨劫子以刃而志不動何也秦牛缺曰車馬所以載身也衣被所以揜形也聖人不以所養害其養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

此蚤見識微
非聖人不誌

挾鋪也秦博古盧生使人
海還峯錄圖書于始皇帝

不以利累形者。世之聖人也。以此而見王者。必且以我為事也。還反殺之。此能以知知矣。而未能以知不知也。能勇於敢。而未能勇於不敢也。凡有道者。應卒而不乏。遭難而能免。故天下貴之。今知所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為人行也。其所論未之究者也。人能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道矣。詩曰。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事或為之。適足以敗之。或備之。適足以致之。何以知其然也。秦皇挾錄圖。見其傳曰。亡秦者胡也。因發卒五十萬使蒙公楊

翁子。蒙公蒙恬楊翁子亦秦將將築脩城。西屬流沙。起隴西臨洮縣北

擊遼水。遼水遼東東結朝鮮。朝鮮樂浪中國內郡輓車而餉

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翡翠赤雀翠青雀圓者為珠額者

為乃使尉屠睢尉屠睢秦將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

塞罽城之嶺。罽城在武陵西南接鬱林一軍守九疑之塞。九疑在零陵

一軍處番禺之都。番禺南海一軍守南野之界。南野在豫章一軍結餘干之水。餘干在豫章三年不解甲弛弩。使

監祿無以轉餉。又以卒鑿渠而通糧道。監祿秦將鑿通湘水

離水以與越人戰。殺西嘔。歐君譯吁宋。西嘔越人譯吁宋西

之渠。水以與越人戰。殺西嘔。歐君譯吁宋。西

嘔君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處莫肯為秦虜
相置桀駿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殺尉屠睢
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時男
子不得脩農畝婦人不得剡麻考縷考成也羸弱服
格於道大夫箕會於衢箕會以箕於衢會歛病者不得養死
者不得葬於是陳勝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席
卷而至於戲戲地名在新豐劉項興義兵隨而定若折槁
振落遂失天下禍在備胡而利越也欲知築脩城
以備亡不知築脩城之所以亡也發適戍以備越

而不知難之從中發也夫鵲先識歲之多風也去
高木而巢扶枝扶旁也大人過之則探鷄嬰兒過之
則挑其卵知備遠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備也鳥
鵲之智也或爭利而反強之或聽從而反止之何
以知其然也魯哀公欲西益宅史爭之以為西益
宅不祥西益宅築舊居之哀公作色而怒左右數
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折姓曰吾欲益宅而史
以為不祥子以為何如宰折曰天下有三不祥
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執而喜頃復問曰何謂三

鳥一本
作於

取疑當為止

失讀為佚下吾
豕之失同

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嗜慾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夫史以爭為可以止之。而不知不爭而反取之也。智者離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路。夫兒說之巧於閉結無不解。兒說宋大夫也非能閉結而盡解之也。不解不可解也。至乎以弗解解之者。可與及言論矣。或明禮義推道禮而不行。或解構妄言而反當。何以明之。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之。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

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不能聽說人。譬以大牢享

野獸。本宰牲以九韶樂飛鳥也。予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

乃使馬圉往說之。圉養馬者至見野人曰。子耕於東海。

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之苗。野人大喜。

解馬而與之。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事有所至。

而巧不若拙。故聖人量鑿而正枘。夫歌采菱發陽

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延路陽局鄙歌曲也非歌者

拙也。聽者異也。故交畫不暢。暢申連環不解。物之

不通者。聖人不爭也。仁者百姓之所慕也。義者衆

此道法藏本作知案當
作此知二字註用

庶之所高也。為人之所慕。行人之所高。此嚴父之
所以教子。而忠臣之所以事君也。然世或用之而
身死國亡者。不同於時也。昔徐偃王好行仁義。陸
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楚莊王。王孫厲曰
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
仁義。不可伐。王孫厲曰。臣聞之大之與小。強之與
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噬豚。又何疑焉。且夫為文
而不能達其德。為武而不能任其力。亂莫大焉。楚
王曰。善。乃舉兵而伐徐。遂滅之。此仁義而不知世

變者也。申菽。

椒

杜蓫。

皆香草也。杜音香。蓫音采。

美人之所懷服也。

及漸之於滫。

滫臭汁也。滫音修。

則不能保其芳矣。古者五

帝貴德。三王用義。五霸任力。今取帝王之道而施

之。五霸之世。是由乘驥逐人於榛薄。而蓑笠盤旋

也。今霜降而樹穀。冰泮而求穫。欲其食則難矣。故

易曰。潛龍勿用者。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

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

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夜以息。唯有道者能

行之。夫徐偃王為義而滅。燕子噲行仁而亡。哀公

一本義上有仁字

淮南子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倪

好儒而削。代君為墨而殘。滅亡削殘暴亂之所致也。而四君獨以仁義儒墨而亡者。遭時之務異也。非仁義儒墨不行。非其世而用之。則為之謫矣。夫戰者。所以攻城也。鏡者。所以照形也。官人得戟。則以刈葵。官人宦侍也盲者得鏡。則以蓋卮。不知所施之也。故善鄙不同。誹譽在俗。趨舍不同。逆順在君。時狂謫不受祿而誅。狂謫東海之上人也。耕田而食。讓不受祿。大公以為飾虛亂民而誅。段干木辭相而顯。所行同也。而利害異者。時使然也。故聖人雖有其志。不遇其世。僅足以容身。何功

一本兩必字上皆有則字
遺藏本无然字

名之可致也。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行。則有以任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則無以與俗交。知人而不知天。則無以與道遊。單豹倍世離俗。單豹隱士巖居谷飲。不衣絲麻。不食五穀。行年七十。猶有童子之顏色。卒而遇饑。虎殺而食之。張毅好恭。張毅好禮之人過宮室。廊廟必趨。見門閭。聚眾必下。廐徒馬圉。皆與仇禮。然不終其壽。內熱而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脩其外。而疾攻其內。故直意適情。則堅強賊之。以身役物。則陰陽食之。此皆載務而戲乎其調者也。得

一本无其字

道之士外化而内不化外化所以入人也内不化所以全身也故内有一定之操而外能詘伸羸縮卷舒與物推移故萬舉而不陷所以貴聖人者以其能龍變也今捲捲然守一節推一行雖以毀碎滅沉猶且弗易者此察於小好而塞於大道也趙宣孟活饑人於委桑之下而天下稱仁焉荆欬非犯河中之難不失其守而天下稱勇焉是故見小行則可以論大體矣田子方見老馬於道田子方魏人喟然有志焉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曰此故

一本道作通下有通道二字注而无此五字注

注定字必誤

公家畜也老罷而不為川山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貪其力老而棄其身仁者弗為也束帛以贖之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齊莊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螳螂者也其為蟲也知進而不知却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為人而必為天下勇武矣迴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故田子方隱一老馬而魏國載之齊莊公避一螳螂而勇武歸之湯教祝網者而四十國朝昔湯出見四面張網者湯教去其三

網文王葬死人之骸而九夷歸之文王治靈臺得死人之骨夜夢

人呼而請葬於旦文王武王蔭暘人於樾越下武

哀暘者之熱故蔭之於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

其德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援龍淵而切其股血

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士必其死故聖人行之

於小則可以覆大矣審之於近則可以懷遠矣孫

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雩婁今廬江是也莊王

知其可以為令尹也子發辯擊劇而勞佚齊辯次擊劇次第罷勞之賞各有齊等也或曰子發辯擊之勞佚齊子發築設勞佚之節是以楚知可為兵全

注中一本元子發至佚齊八字未知是被誤脫抑此誤衍

齊同也楚國知其可以為兵主也此皆形於小微而

通於大理者也聖人之舉事不加憂焉察其所以

而已矣今萬人調鍾不能比之律誠得知者一人

而足矣說者之論亦猶此也誠得其數則無所用

多矣夫車之所以能轉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

轄夫勸人而弗能使也禁人而弗能止也其所由

者非理也昔者衛君朝於吳吳王囚之衛君衛侯

夫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魯君撤鐘鼓之縣縞素而朝仲尼入見曰君胡

為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為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為黨。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囚之，而欲流之於海，孰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免之，而不能為柰何。仲尼曰：若欲免之，則請子貢行。魯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於解患，在所由之道。」歛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說之，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柰何？吾因子也。」太宰嚭曰：「子焉知說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國之半曰：『不若朝於晉，其半』」

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為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束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之，又欲流之於海，是賞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為為著龜兆。以卜朝吳，以吉凶也。今朝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死。」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魯哀公為室而大，公宣子諫曰：公宣子魯大夫。室大，眾與人處，則諱少；與人處，則悲願公之適。公曰：「寡人聞

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魯君曰：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見曰：左昭而右穆。昭穆先君之宗廟爲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得無害於子乎？公乃令罷役，除版而去之。魯君之欲爲室，誠矣。公宣子止之，必矣。然三說而一聽者，其二者非其道也。夫臨河而釣，日入而不能得一條魚者，非江河魚不食也。所以餌之者，非其欲也。及至良工執竿投而擲，脣吻者，能以其所欲而釣者也。夫物無不可柰。

何有人無柰何。言物皆可術而治也。事有鉛之與

丹，異類殊色，而可以爲丹者，得其數也。故繁稱文

辭，無益於說，審其所由而已矣。物類之相摩近而

異門戶者，衆而難識也。故或類之而非，或不類之

而是。或若然而不然者，或不若然而然者。諺曰：鳶

墮腐鼠，而虞氏以亡。何謂也？曰：虞氏梁之大富人

也。家充盈，殷富，金錢無量，財貨無貲，升高樓，臨大

路，設樂陳酒，積博其上，游俠相隨而行，樓下博上

者射朋張中反兩。射朋張上棋中而笑飛鳶適墮

梁今之陳
雷溪儀也

其腐鼠而中游俠游俠相與言曰虞氏審樂之日
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
以腐鼠如此不報無以立務於天下也務勢請與公
僂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此所謂類之
而非者也何謂非類而是屈建告石乞屈建楚大夫也石乞白
公之黨曰白公勝將為亂石乞曰不然白公勝卑身
下士不敢驕賢其家無筦籥之信關楗之固大斗
斛以出輕斤兩以內而乃論之以不宜也屈建曰
此乃所以反也居三年白公勝果為亂殺令尹子

椒司馬子期子椒子期皆白公之季父此所謂弗類而是者也

何謂若然而不然子發為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

斷論定決於令尹前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

已刑而不忘其恩此其後子發盤罪威王而出奔

盤辟也發得罪辟於威王刑者遂襲恩者恩者逃之於城下之

廬追者至踣短足也足而怒踣足蹠也曰子發視決吾罪

而被吾刑怨之憐於骨髓憐痛也使我得其肉而食

之其知厭乎追者以為然而不索其內果活子發

此所謂若然而不若然者何謂不然而若然者昔

不若然之若疑衍

淮南鴻烈解 卷之八 人問訓 何

應前起處之

越王句踐卑下吳王夫差。請身為臣。妻為妾。奉四時之祭祀。而入春秋之貢職。委社稷。效民力。隱居為蔽。而戰為鋒。行禮甚卑。辭甚服。其離叛之心遠矣。然而甲卒三千人。以擒夫差於姑胥。姑胥地名此四策者。不可不審也。夫事之所以難知者。以其竄端匿跡。立私於公。倚邪於正。而以勝惑人之心者也。若使人之所懷於內者。與所見於外者。若合符節。則天下無亡國破家矣。夫狐之捕雉也。必先卑體彌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可得而擒也。使狐瞋

注枉字遺藏本作怪

目植睹。植睹枉尾也見必殺之勢。雉亦知驚憚。遠飛以避其怒矣。夫人偽之相欺也。非直禽獸之詐計也。物類相似。若然而不可從外論者。眾而難識矣。是故不可不察也。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八

聖王守道不於

與其忍矣夫入為之自其...
自蘇韻蘇也其必蘇之變...
蘇也其必蘇之變...
其必蘇之變...
其必蘇之變...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九

漢河東高誘注

脩務訓

脩勉務趨聖人趨時冠敝弗顧履遺不取必用仁義之道以濟萬民故曰

務用己題篇

或曰無為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往如此者乃得道之像或人以為先為術如此乃可謂為得道之法也
吾以為不然嘗試問之矣若夫神農堯舜禹湯可謂聖人乎有論者必不能廢以五聖觀之則莫得無為明矣古者民茹草飲水采樹木之實食羸蠶

己為不知或人之言
嘗自問之于聖人矣

言不得
无為也

蠶道藏本作蛇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九

何

種道藏本作植

叔麥黍稷稻也

此神農之為也

淮南子解 竹務記

之肉時多疾病毒傷之害於是神農乃始教民播種五穀相土地宜燥濕肥瘠高下嘗百草之滋味

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堯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西教沃民東

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沃民西方之國陰氣所聚故曰幽都今雁門以北是交趾南方之國四者遠裔不翫聖人之化故親往行教導撫之以仁義也

放謹堯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苗蓋謂帝鴻氏之裔子渾敦少昊氏之裔子窮奇緇雲氏之裔子饕餮三族之苗裔故謂之三苗三危西極之山名一曰放三苗國民於三危也流共工於幽州殛鯀於羽

是則堯之為濁範曰鯀則極而焚則渾敦窮奇四飡生也四裔可知也

波巫山令江水得東過故言波疏道東注于海故言疏河

堯時有共工官鯀禹父為治水績用不成堯極之

山羽山東舜作室築牆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

去巖穴各有家室南征三苗道死蒼梧三苗之國

時不服故往往征之蒼梧葬於九疑禹沐浴露

雨揄梳扶風禹勞力天下不避風雨以久雨為沐浴扶風疾風以疾風為梳櫛也

決江疏河鑿龍門闢伊闕龍門本有水門鱉魚遊其中上行得過者便

為龍故曰龍門禹闢而大之故言鑿伊闕山名脩禹開截山體令伊水得北過入雒水故言闕也

彭蠡之防乘四載隨山乘刊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脩治也彭蠡澤名在豫章彭澤縣西防隄也四載山行用藁水行用舟陸行用車澤行用

萬國禹定千八百國是禹之所為也湯夙興夜寐

淮南子解 竹務記

何鯀

雒家謂寡婦曰孀婦

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寬民氓。早起夜寐以思萬事能得其精故曰

以致聰明。寬猶富也。野民曰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窮。弔死問疾。以養孤孀。幼無父曰孤。孀寡婦也。百姓親附。政令流行。乃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鳴條地名。南巢今廬江居

巢譙責也。讓夏桀之罪過也。歷山蓋歷陽之山。是湯為之也。此五聖者。天下之盛主。勞形盡慮。為民興利除害。而不懈。懈墮也。奉一爵酒。不知於色。言其輕也。挈一石之尊。則白汗交流。言其重也。又况羸天下之憂。而海內之事者乎。其重於尊亦遠也。遠猶多也。且夫聖人者。不耻身之賤。而愧道之

解讀解除之解

不行。不憂命之短。而憂百姓之窮。是故禹之為水。以身解於陽。眇之河。為治水。解禱以身為質。陽眇河在秦地。湯旱。以身禱於桑山之林。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故禱之。聖人憂民如此。其明也。而稱以無為。豈不悖哉。悖繆也。且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也。逸安也。為天下強掩弱。眾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懷知而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之。齊等也。為一人聰明而不足以遍照海內。故立二公九卿。以輔翼之。輔正也。翼佐也。絕國殊俗。僻遠幽間。

之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絕遠殊

及也立置以為遠國君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官無隱事

國無遺利言官無隱病失職之事所以衣寒食饑

養老弱而息勞倦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之則

伊尹負鼎而干湯呂望鼓刀而入周伯里奚轉鬻

管仲束縛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不至於黑坐

席不至於溫歷行諸是以聖人不高山不廣河蒙

耻辱以干世主非以貪祿慕位欲事起天下利而

除萬民之害聖人蓋謂禹稷不以山為高不蓋聞

傳書曰神農憔悴堯瘦臞舜黹黑禹胼胝由此觀

之則聖人之憂勞百姓甚矣故自天子以下至於

庶人四服肢不動思慮不用事治求贍者未之聞

也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然後水潦得谷行水

東流人必事而通之禾稼春生人必加功焉故五

穀得遂長遂成聽其自流待其自生則鯨禹之功

不立而后稷之智不用若吾所謂無為者私志不

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

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曲故巧政事而

其本肯

聖人之有

為者亦得此

道非真一無

所為若肯之

伊尹處於有莘之野執鼎俎
盪五味以干湯欲其誦陰
陽行其道詩云實惟阿
衡實左各商王是也
伯里奚處臣自知志
可諫而去轉行自鬻于秦
為穆公相而秦興也
管仲備相齊公子糾不
子糾也難而奔去東縛
已歸齊桓公用之而霸也

加功謂是廣是養
耘也

伐自矜
大其善

有為與無為
同道

自從趨走

亡讀為毋

頓發劉辰折銳精攻
无皇之宋故負天下已
不誣之名猶且必攻也

身弗伐功立而名弗有。不名有非謂其感而不應

攻而不動者。若夫以火熯井。以淮灌山。此用已而

背自然。故謂之有為。火不可以熯井。淮不可以灌

也。有為。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鳩。泥之用輶。山之用

藁。夏瀆而冬陂。因高為田。因下為池。此非吾所謂

為之。此皆因其宜用之故。曰。聖人之從事也。殊體

而合于理。殊異也。體行其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

危定傾。若一志。不忘于欲利人。何以明之。昔者楚

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墨子名翟。宋大夫悼傷也。自魯趨而十

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裳。裹足。至於郢。見

楚王。郢。楚都。今南郡江陵北。里郢是也。曰。臣聞大王舉兵將攻宋。

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忘其苦衆勞民。頓兵剡銳。

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且攻之

乎。王曰。必不得宋。又且為不義。曷為攻之。墨子曰。

臣見大王之必傷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

巧士。作雲梯之械。設以攻宋。曷為弗取。公輸魯般號時在楚

雲梯。攻城具。高長。上與雲齊。故曰雲梯。械器設施也。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

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

敬育德田礼曰軾視象
屣又曰兵車不軾尚威差

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入。入猶下也於是乃偃兵
 輟不攻宋。輟止也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過其
 閭而軾之。閭里周禮二十五家為閭軾伏軾也其僕曰君何為軾文
 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僕曰段干木布衣之士
 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不趨勢利懷
 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聲名也施行也寡人敢勿
 軾乎。多无也段干木光于德寡人光于勢段干木富于義
 寡人富于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干木雖以
 已易寡人不為。使干木之已賢易寡人之尊不肯為之也吾曰悠悠慙

于影。影形也子何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

馬庚諫曰段干木賢者。使秦大夫也或作唐其君禮之天下

莫不知。諸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

是秦乃偃兵輟不攻魏。夫墨子跌蹠而趨千里

以存楚宋。蹠疾行也段干木闔門不出以安秦魏

夫行與止也。其勢相反而皆可以存國。此所謂異

路而同歸者也。異路謂行與止也同今夫救火者

汲水而趨之或以甕瓴或以盆盂其方員銳橢

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鈞也。故秦楚燕魏之訶

喻明上意

徵應也
效驗也

世俗不知學
故不知古之
聖不知今之
時故以後通
論李之常務
久不可貴古
而賤今

草杜州反

也。異轉而皆樂。轉音九夷八狄之哭也。殊聲而皆
悲。一也。東方之夷九種夫哥者樂之徵也。哭者悲
之效也。憤於中則應於外。憤發故在所以感夫聖
人之心。日夜不忘于欲利人。其澤之所及者。效亦
大矣。效功也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非者不善之人性各
有所脩短。若魚之躍。若鵲之駁。此自然者。不可損
益。吾以為不然。夫魚者躍。鵲者駁也。猶人馬之為
人馬。筋骨形體。所受於天。不可變。以此論之。則不
類矣。言人自為人馬自為馬不相類也夫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

揚蹠。翹尾而走。人不能制。馬五尺以下為駒。放在

制禁齧。劾。咋。翟。足以嗜。雜。肌。碎。骨。蹶。蹠。足以破。盧

陷。匈。昨齧也及至圍人擾之。良御教之。圍養馬官

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超壘。弗敢辭。故其

形之為馬。馬不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為也。馬。龔

蟲也。蟲喻無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又况人

乎。且夫身正性善。發憤而成仁。帽憑而為義。帽憑

積思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者。堯舜文王

也。沉醕耽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嚴父弗能

言有善性命可教說者
聖人不學而知之者堯舜
文王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
則足也

文選七發注引許君注曰陽文楚出好人也

嗾讀權衡之權急氣言之膝讀首曼多讀大口之哆嗎讀林是遠氏之遠

嬖讀如棋範之棋俗讀人得風病之靡惟讀近也

躓讀楚人謂躓也言言飽而不食躓而不行諺月絲商均不可教也而非學故謂之惑也

冊當作敕

正賢師不能化者丹朱商均也曼頰皓齒形夸誇

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說者西施陽文也曼頰

細理也夸弱也佳好也性猶姿也西施陽文古之好女卷權腴羨哆夸嗎靡

躓瞿蔕蔕蔕蔕雖粉白黛黑弗能為美者嫫母

毗靡惟也也蔕蔕偃也戚施僂也皆醜貌嫫母也

夫上不及堯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施惡不若

嫫母此教訓之所諭也而芳澤之所施且子有弒

父者然而天下莫疏其子何也愛父者眾也儒有

邪辟者而先王之道不廢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

以為學者之有過而非學者則是以一飽之故絕

穀不食以一躓之難輟足不行惑也今有良馬不

待冊鋟而行駑馬雖冊鋟之不能進為此不用冊

鋟而御則愚矣為良馬能自走不復用掛得夫怯

夫操利劍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武攘

捲一擣則摺脇傷幹士為武摺折也為此棄干

將鎡邪而以手戰則悖矣所為言者齊於眾而同

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極卑也

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夫橘柚冬生而人

淮陽流芳角

丹朱商均化詩云誨不諱聽我貌是其類也

曼頰皓齒形夸誇

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說者西施陽文也

卷權腴哆嗎

蔕蔕雖粉白黛黑弗能為美者嫫母

毗惟也也蔕蔕偃也戚施僂也皆醜貌嫫母也

夫上不及堯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施惡不若

嫫母此教訓之所諭也而芳澤之所施且子有弒

父者然而天下莫疏其子何也愛父者眾也儒有

邪辟者而先王之道不廢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

以為學者之有過而非學者則是以一飽之故絕

穀不食以一躓之難輟足不行惑也今有良馬不

待冊鋟而行駑馬雖冊鋟之不能進為此不用冊

鋟而御則愚矣為良馬能自走不復用掛得夫怯

夫操利劍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至勇武攘

捲一擣則摺脇傷幹士為武摺折也為此棄干

將鎡邪而以手戰則悖矣所為言者齊於眾而同

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極卑也

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夫橘柚冬生而人

曰冬死死者衆齊麥夏死人曰夏生生者衆江河

之回曲亦時有南北者而人謂江河東流攝提鎮

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氏為

本歲星在寅攝提鎮星中央土星鎮四方故曰鎮氏猶更言其餘星辰皆西行故曰大氏為本

也胡人有知利者而人謂之駮駮念戾惡理不通達胡人性皆然駮

音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訛訛輕利急亦以多者言操善趨者謂

之訛同也訛音抄以多者名之若夫堯眉八彩九竅通洞

而公正無私堯母慶都蓋天帝之女寄伊長孺家年二十無夫出觀於河有赤龍負圖

而至曰赤龍受天下之圖有人赤衣光面八彩鬚

纓長赤帝起成元寶奄然陰雲赤龍與慶都合而

讀信質緩之言也者杜舌頭乃得

訛讀人言躁

作事為後世所法論言者有天下幾乎其有文章魏

傳曰聖子觀于洛水曰微禹吾其愛乎故曰興利除

害也文王為西伯遭紂七虐三分天下而有二受命而

故曰百姓所親也

羽拜有窮之君也案有窮后羽拜不得云賢於拜當為堯時射師

生堯視如圖故眉有八彩之色一言而萬民齊言

洞達聖道也無私無所愛憎也言能知人作事成法

仁言也舜二瞳子是謂重明舉上六相作事成法

齊無倦舜二瞳子是謂重明舉上六相作事成法

出言成章禹耳參漏是謂大通參三也漏穴也大

物興利除害疏河決江文王四乳是謂大仁天下

所歸百姓所親臯陶馬喙是謂至信喙若馬口出

信察猶知也決獄明白察於人情禹生於石禹母脩已感

胸而契生於卵契母有娥氏之女簡翟也史皇產而能書史皇蒼頡生而見鳥跡知羿左臂脩而善射若此九賢者千歲而一出猶繼踵而生今無五

履定字一本分爲履足二字

淮南子卷之九

堯舜禹湯周文王也

九

聖之天奉也。奉助。四俊之才難。才千人。欲棄學而循性。是謂猶釋船而欲履水也。履履。夫純鈎魚腸。劍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純鈎利劍。名辟若魚腸者。良及加之砥礪。摩其鋒。則水斷。龍舟。龍舟也。陸剗。犀甲。明鏡之始下型。矇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玄錫。摩以白旃。鬢眉微毫。可得而察。夫學亦人之砥錫也。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過知者之所短。不若愚者之所脩。短缺脩長也。明所不逮也。賢者之所不足。不若衆人之有餘。何以知其

蔡國今南陽胡西衛故在河內後徙頓至今東陽郡

歧讀車鼓之鼓蟻讀讀饒多也饒

然夫宋畫吳始刻刑鏤法亂脩山出。宋人之畫吳刑法亂理之文脩飾其爲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之。巧曲出於不意也。蔡之幼女。衛之稚質。稚質少。相。纂組雜。奇彩抑黑質揚赤文。摶叩椽纂織組邪文。如今禹湯之智不能逮。國之不能及。二夫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包於六合之內。託於宇宙之間。陰陽之所生。血氣之精。含牙戴角。前爪後距。奮翼攫肆。歧行蟻動之蟲。喜而合。怒而鬪。攫極也。見利而就。避害而去。其情一也。雖所好惡。其與人無以異。然其爪牙雖利。筋骨

及極如也

同人亦避害就利有不相如也

雖疆不免制於人者，知不能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各有其自然之勢，也。勢力無稟受於外，無有學問

外以益其思也。故力竭功沮，沮，竭也。夫鴈順風以愛氣力。

銜蘆而翔，以備矰弋。未秀曰蘆，已秀曰葦。矰，矢也。弋，繳也。銜蘆所以令繳不得截其

也。蝘知為蛭，糞，貉為曲穴。虎豹有茂草，野彘有

芄，仇背。梢，槎櫛堀虛，連比以像宮室。陰以防雨，防

也。景以蔽日，蔽，擁也。此亦鳥獸之所以知求合於其

所利。今使人生於辟陋之國，僻，遠陋也。鄰，小也。長於窮櫺，櫺，

滯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父母，目未嘗見禮節，耳

未嘗聞先古，先古謂聖賢之道也。獨守專室而不出門，專室，小室

也。使其性雖不愚，然其知者必寡矣。昔者蒼頡作

書，容成造曆，容成黃帝臣造作曆，知日月星辰之行度。胡曹為衣，易曰

垂衣裳，胡曹亦黃帝臣也。后稷耕稼，儀狄作酒，奚仲為車，傳曰

為夏車正，封於薛。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迹。故

人作一事而遺後世，非能一人而獨兼有之。各悉

其知，貴其所欲達，達，通也。遂為天下備，備，猶用也。今使六

子者，易事而明，弗能見者何？見猶知也。言人各有所不能。萬物

至衆而知不足以奄之，奄，蓋也。周室以後，無六子之

賢而皆脩其業。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

賢之道者。何教順施。續而知能流通。施設續也。由此

觀之。學不可已。明矣。今夫盲者。目不能別。晝夜分

白黑。然而搏琴撫弦。參彈復微。攫援標標拂手

若菴滅。蒙不失一弦。參彈撫弦復微上下手也。攫

疾。使未嘗鼓瑟者。雖有離朱之明。攫掇之捷。猶不

能屈伸其指。攫掇黃帝時捷疾者也。何則。服習積貫之所致

故。弓待檄敬。而後能調。劔待砥。而後能利。檄矯弓

也。礪石。玉堅無敵。鏤以為獸首。尾成形。礪諸之功。木

直中繩。揉以為輪。其曲中規。隱括之力。唐碧堅忍

之類。猶可刻鏤。揉以成器用。唐碧石似玉皆堅鑽之物。又况心

意乎。且夫精神滑淖。纖微條忽。變化與物推移。推

猶轉易也。雲蒸風行。在所設施。君子有能精搖摩靡。監砥

礪其才。自試神明。覽物之博。通物之壅。觀始卒之

端。見無外之境。不羣于俗。以逍遙仿佯於塵埃之外。超然獨

立。卓然離世。此聖人之所以游心。若此而不能閑

居。靜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及賢大夫。學問講辯

日以自娛。蘇蘇援世事。分白黑利害。蘇援猶籌策得

講論辨別然否自娛樂

援別分別白黑利害之所杜

何

後讀雜車之雜攢讀
詛直木令句欲句此木也
句攢讀力攢也攢
離朱黃帝時人明目能
見百步之外秋豪也末

盧諸治王石詩云心山之石可已為磨是礪讀廉氏之廉一曰濶也

規員上之也

塵埃猶六初同也

詩頌敬之篇言為善者日有所成就月有所美年行當學之是明此勉學之謂也

失以觀禍福設儀立度可以為法則窮道本末究
 事之情窮盡也立是廢非明示後人是善也非惡也死有
 遺業生有榮名如此者人才之所能逮然而莫能
 至焉者偷慢懈惰多不暇日之故偷薄慢易也
 夫瘠地之民多有心者勞也心向義之心也沃地之民多
 不才者饒也饒逸也由此觀之知人無務不若愚而
 好學自人君公卿至于庶人不自彊而功成者天
 下未之有也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
 之謂也名可務立功可彊成故君子積志委正以

師所已取法則

老聃老子字伯陽楚苦縣
賴鄉西里人今陳國東
南見老子聃三言道合也

白學也

趣明師勵節亢高以絕世俗不羣於眾也何以明之昔
 者南策疇耻聖道之獨亡於已身淬翠霜露秋朔
 躑躅决跋涉山川冒蒙荆棘淬浴軟猶箸也躑躅履
 跋涉故觸犯荆棘百舍重躋南姓策疇字魯人也不敢休息舍躋足
 南見老聃受教一言精神曉冷鈍聞條達曉明
 了也鈍聞欣然七日不食如饗太牢丈夫七日不
 猶鈍惜也七日為極三是以明照四海名施後世達畧天地
 達通也畧猶數也察分秋毫稱譽業語至今不休葉世也
 見稱譽世傳相此所謂名可彊立者吳與楚戰吳
 語至今不止

其大也。買也。主大也。官楚卿大夫。大心楚成得臣。子王之孫。疆敵謂吳蒙。冒石夫擊也。一曰發石也。

度幾得安

勇力然不如印包足有功也

如此者一人之功也

自楚至秦所經由

闔閭與楚昭王戰於柏舉。莫囂大心撫其御之手曰：今日距疆

敵，犯白刃，蒙矢石，戰而身死，卒勝民治，全我社稷。

可以庶幾乎。遂入不返，決腹斷頭，不旋踵，運軌而

死。言入吳不旋踵而死。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敵，伏尸流

血，不過一卒之才。在車曰士，步曰卒。不如約身卑辭，求救

於諸侯。申包胥楚大夫，與伍子胥友者。子胥之亡，

覆之，我必興之。及昭王敗於柏舉，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於是乃贏糧跣走。

跋涉谷行。贏，裹也。一曰囊。跣，赤也。上峭山，赴深谿，游川

水。峭，山高。山深谿，大壑遊渡也。犯津關，躡蒙籠，蹙沙石，蹠達膝。

曾繭重眡。七日七夜，至於秦庭。犯觸觸，津關則捲

葛藟，所蒙籠言非人所由。履，僵蹠足達。穿也。幽通賦曰：申重繭以存荆，是也。鶴跖致而

不食，晝吟宵哭，面若死灰，顏色黧黑。鶴，時時立

不食，黧黑其面色。涕液交集，以見秦王曰：吳為封

豨脩蛇，蚕食上國。霄始於楚，封脩皆大也。豨，蛇喻

國中，國害也。始先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茅。越，遠

也。言將以次至秦也。寡君失社稷，越在草茅。越，遠

百姓離散，夫婦男女不遑啓處。處，安也。使下臣

告急，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屬之子虎。秦大

車，鐵虎傳曰：率車五百乘以救楚，凡三萬。踰塞而

學不可強乎

悔肝猶
戒懼

海內河系角
仙務記

東塞函谷一曰擊吳濁水之上果大破之以存楚

國濁水蓋江水傳曰敗吳于烈藏廟堂著於憲法

此功之可彊成者也烈功憲法也夫七尺之形心致憂

愁勞苦膚知痛疾寒暑人情一也聖人知時之難

得務可趣也苦身勞形焦心怖肝不避煩難不

違危殆蓋聞子發之戰子發楚威王將進如激矢合如

雷電解如風雨真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陳莫

能壅御澤戰必克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死務

在於前遺利於後故名立而不墮名武也寧國此

自強而成功者也是故田者不強困倉不盈強力
官御不厲心意不精精專將相不強功烈不成侯
王懈惰後世無名詩云我馬唯駒六轡如絲載馳
載驅周爰諮謨以言人之有所務也通於物者不

可驚以怪通達也言怪物不能驚也喻於道者不可動以奇喻
也非常察於辭者不可耀以名耀眩也名審於形
者不可遜以狀遜欺也狀貌也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

故為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說言
為二聖所作乃能入亂世闇主高遠其所從來因
其說於人人乃用之

學賞通時得
其略而不得
其微鮮不以
古今為是非
矣

而貴之為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夫無規矩

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以定曲直是故鍾子期死而伯牙絕弦破琴知世莫賞

也鍾官氏子通稱期名也達於音律伯牙楚人也觀世無有知音若子期者絕弦破其琴也惠

施死而莊子寢說言見世莫可為語者也惠施宋人仕於

梁為惠王相莊子名周宋蒙縣人作書三十三篇為道家之言夫項託七歲為孔

子師孔子有以聽其言也以年之少為問丈人說

救敲不給何道之能明也問里也敲橫也丈人長老之稱年少為之說事

老人敲其頭自救昔者謝子見於秦惠王惠王說不暇何能明道也

之以問唐姑梁唐姑梁曰謝子山東辯士固權說

以取少主謝姓也子通稱唐姑梁秦大夫言謝子辯士也常發其巧說以取少主之權少

主謝子之君一曰謂惠王惠王因藏怒而待之後日復見逆而弗聽也非其說異也所以聽者易也易革

夫以徵為羽非絃之罪罪在聽也以甘為苦非味之過

過在嘗也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隣人以為狗羹也而甘

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瀉其食此未始知

味者也喻以惠王初說謝子唐邯鄲師有出新曲姑梁間之因藏怒也

味者也喻以惠王初說謝子唐邯鄲師有出新曲姑梁間之因藏怒也

味者也喻以惠王初說謝子唐邯鄲師有出新曲姑梁間之因藏怒也

學而不知道者何以異此

荆人和氏得美王之璞于荆山下
下庸林是也王差王已為石則其又趾及成王即位復獻之如是乃泣血證之為寶
寶成王曰先王輕于削足而重割石遂為割足果如和言因號為和氏之璧
則其少趾文王即位復獻之文王已為石

一說頃謂王善為勳人名鉞鎖庫之給也讀豈豈季

文選七命注引許注曰鉞同鏃鏃也銷生鏃也

營讀讀營正急之營也

通人通于事類不然不如此人則遠慕也

者託之李奇師樂師出猶作也諸人皆爭學之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鄙人有得玉璞者喜其狀以為寶而藏之以示人人以為石也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玉者也故有符於中則貴是而同今古符驗驗者有明也是實也言中心能明實是者則貴之古今一也故曰同無以聽其說則所從來者遠而貴之耳言無明驗無以聽人說之是非但見其言遠古之事便珍貴之耳近世之事有可貴者亦有不貴之也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荆山之下今劍或絕側羸文齧缺卷鉞而稱以頃襄之劍則貴人爭帶之絕無

側羸無文齧齒卷鉞鈍弊無刃託之為琴或撥刺楚頃襄王所服劍故貴人慕而爭帶之枉橈闊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側室爭鼓之撥不正也枉橈曲弱也闊解壞漏也越音聲散也託之為楚莊王琴則側室之寵人爭鼓之也側室或作廟也苗山之鉞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剽兕甲莫之服帶苗山楚山利金所出羊頭之銷白羊子刀雖有利用無所稱託故無人服帶也山桐之琴澗梓之腹雖鳴廉隅脩營唐牙莫之鼓也伐山桐以為琴澗澗之梓以為腹言其鳴也音聲有廉隅脩營音清涼聲和調唐猶堂通人則不然腹劍者期於銛利而不期於墨陽莫邪墨陽莫邪美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驕驢綠耳鼓

淮南子卷之九 仙術言 也新四非足樂 諸無也何

略達物事也
頌或作容

琴者期於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濫脇號鐘濫脇音不和號

鐘高聲非耳所及也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畧物而不期於洪

範商頌聖人見是非若白黑之於目辯辯別清濁

之於耳聽清商也濁宮也衆人則不然中無主以受之譬

若遺腹子之上隴以禮哭泣之而無所歸心自不識父

之顏心故夫孿齊子之相似者唯其毋能知之獨

也別玉石之相類者唯良工能識之書傳之微者唯

聖人能論之微妙論今取新聖人書名之孔墨則

弟子句指而受者必衆矣故美人者非必西施之

渠意要如此
豈以古帝王
之道不可行
耶

種通士者不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所通於物故

作書以喻意以為知者也喻明也作書者以明古

也施誠得清明之士執玄鑑於心照物明白不為古

今易意玄水也鑑鏡也皆以自見能攄書明指以

示之攄舒也雖闔棺亦不恨矣朝聞道夕死可昔

晉平公令官為鍾鍾成而示師曠師曠曰鍾音不

調平公晉悼公之子彪師曠識音故知其不調平公曰寡人以示工工

皆以為調而以為不調何也而汝師曠曰使後世

無知音者則已若有知音者必知鍾之不調故師

曾則也我則无聲名宣
聞于閭里窮巷之人无
有知我之取貝何故也

言雖有美姿人惡聞
其臭故睨掩其鼻
孟子曰西施家不聚則
人皆掩鼻而過之曰是也

穀

詩云巧笑倩兮是也

憚徐按讀慎尊之探也

曠之欲善調鍾也。以為後之有知音者也。喻上句作書為

知者三代與我同行。五伯與我齊智。我謂作書者也彼獨

有聖智之實。我曾無有閭里之聞。窮巷之知者何。

彼并身而立節。我誕謾而悠忽。彼謂三代五伯并身同行而五伯也

立節我謂誕謾倨傲也今夫毛嫵西施天下之美

人。若使人銜腐鼠蒙蝟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

衣韋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嘗試使

之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笄婦人首飾珥

項也阿細穀錫細布純素齊所出粉白黛黑。佩玉環掄。步雜芝若。

體搖動掄足行

籠蒙目視。雜佩芝若香草籠蒙猶眇也眇目視也。右由笑。目流眺。治

笑巧笑流眺精盼也曾撓奇牙。出馘業。馘付搖則

也詩云美目盼兮也也撓弱也。口則弱撓。謂若將笑。故好齒出詩。則雖

王公大人。有志嚴頡頏之行。者無不憚。探徐豫癢

心而悅其色矣。憚徐貪欲也今以中人之才。蒙愚

惑之智。被汗辱之行。無本業所脩。方術所務。焉得

無有睥面掩鼻之容哉。今鼓舞者。鼓舞或作鄭舞

王之幸姬善詞攻舞因名繞身若環。車輪曾撓摩

地。扶旋猗那。動容轉曲。曾撓摩地鼓車平解扶便

媚擬神擬象也身若秋葯被風葯白芷香草也髮若

結旌屈而復舒也騁馳若驚馳騁言其疾也木熙者舉梧檟據

句枉木也句枉曲也梧檟梓皆大或作掘也螻自縱好茂

葉言舞者若茂木之枝葉龍夭矯言龍體如龍附雲燕枝拘言續蘊若

拘言其著樹也援豐條舞扶疏木舞扶疏繁跚貌龍

從鳥集搏援攫肆言其舞體如龍附雲其巧蔑蒙踊

躍明其疾也且夫觀者莫不為之損心酸足觀者

微妙危險皆為之損彼乃始徐行微笑被衣修擢

彼舞者更復徐行小笑被夫鼓舞者非柔縱言非

倡衣修擢舞為後曲也

生自柔弱屈而木熙者非恥勁恥絕也言其非能

句委縱也淹久也浸漬漸於教久使

也淹浸漬漸靡使然也柔縱也

然也是故生木之長莫見其益有時而脩砥礪礪監

莫見其損有時而薄有時積時言非一藜藿之生

螟螣然日加數寸不可以為櫨棟櫨棟榑也豫章之生

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為棺舟知其大夫事有易成

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脩美雖未有利福將在

後至美善也故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

之謂也已說社上章也

淮南鴻烈解卷第十九

